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經義二

三禮

聖學失傳自戰國始蓋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苟有以楊墨爲非者必群猜衆怒無地自容人無復有敢言孔子之道者矣所以當時學者各以其私見爲書禮亦多雜將君僭妄之事如以伊尹爲割烹要湯百里奚爲飯牛于秦穆至

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瞽瞍亦北面而朝孔子曰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併孔子之言而造爲之凡異說之可以驚世駭俗者何所不至非得孟子以理辯正後世孰知其非真有是邪又如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雖文盛所增未至甚多而周禮於鄉遂二處設官已二萬二十二百七十二人他尚未與爲財賦何足以祿之此皆戰國之言不足深信者也後儒但謂漢儒附會誠亦有之然得於所傳聞者亦多矣

周禮之書多與孟子不合其檢防周密則誠有之故先

儒皆謂周公致太平之制朱子亦謂其廣大周密周家法度在裏此以後世之見覦古人也殊不知周禮所言多涉自私自利姑以賦民一事言之大失文王治岐本意惟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而胡致堂又歷舉其事而深詆之豈爲無見哉詳見讀禮疑圖

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春秋時僭妄之制但古意亦或少有存焉庶亦可以考見耳

韓文公苦儀禮難讀非難讀也雜以衰世僭妄之事而所記又多不全未見其文從理順耳

儀禮所以不得爲古書者即其服制言之亦有可疑耳

如長子亦子行也而爲服三年嫂與兄敵體者也而不制服此於輕重豈爲稱情哉唐貞觀時於兄弟之妻制服五月而本朝於適長子止制服期年蓋有以知此矣

喪服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其制不同而孟子則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竊疑古者通喪三年皆以齊疏爲常而衰在胸前特以斬別耳故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以斬而母以齊之理乎特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士大夫各以私意自便禮因不同故晏嬰父卒服麤

縗斬而室老以爲非大夫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豈因衰世之事而遂分别爲定禮耶飦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於食稻之旨相同而禮家以爲既葬乃疏食練而食菜菓祥而食肉此亦因當時士大夫所行之異而著爲定禮耳恐皆當以孟子之言爲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其情一也豈宜有異制乎

三年之喪禮家以爲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觀魯宣公新宫災在薨後二十

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孫為其祖若曾高祖承重者皆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愛同也臣為君亦斬衰三年元后作民父母是天下之大父母也故三年之喪通謂之父母之喪若周景王為穆后及太子壽皆有三年之喪則附會之臆說耳信有之亦私恩而非禮之正也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皆以其鞠育之恩同於親母如禮所謂生養之終身如母故為之服三年也雖為繼母苟未有恩則以其嘗親父體而服之同於庶母斯已矣若槩以為三年則過且非所以重嫡也古人最

重嫡妻之分故有不再娶無二嫡無以妾爲妻之訓其於繼母之禮必不如此之無別惟此義不行然後庶母皆當如母之禮而陵嫡子者多矣

聘禮所言皆諸侯之事諸侯不當有聘也詳見後論朝聘條下

禮記之言雖雜然其間有真得聖人精意處則過周禮儀禮遠矣

禮記所以雜者有虛無之說有刑名之說有僭僞之說有於誕之說有煩瑣之說有附會之說祭此六者而後聖人之精意可求矣

禮祭必立尸非虛設也古人最重祭祀齋戒以交神明誠意必能感格鬼神蓋有依人以告利成者今之神物附人而語者尚多有之此立尸之所由起也尸必以童蒙爲之故禮謂之抱孫當其時純一未發以之居尸位則朴然自以爲神志其所處而尸以益定一聽於神人謙無所私焉且祖孫一氣相通精神尤易感召而孫之從祖又生時昭穆之所依也孫可以爲王父尸其以此歟尸有君道焉故弟爲尸則兄亦敬之從子爲尸則諸父亦敬之此即非始封之君得臣諸父昆弟之義也惟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以子

無臣父之理故也雖以神事尸而以子加父事終不順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哉此聖人立尸之精義也後之祭祀誠意不足式禮多愆事尸蓋有褻玩不恭者矣祭既不能致敬尸遂不足依神上下相褻獻酬皆虛有尸徒滋慢易而已尸之廢起於戰國其又以此歟廢尸而專於事主猶愈於有血氣者之有慢心而神依焉如丁蘭刻木爲母而靈應也亦庶幾無怨恫矣如此則影祭可也象祭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矣然則後世之祭何必復立尸哉

古者師不制服蓋謂恩有重輕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

不可以必行在吾心制之以求自盡耳故曰心喪孔子歿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而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是在墓側也則三年之內非恭然即吉可知以爲若喪父而無服則恐但不若親喪之字憂耳其他恩不及孔子與夫百工技藝之師例以三年則又過矣至於師恩雖重而爲人子者父母在不欲其冠衣純素則且當從父母之心又凡有官守者將以服勤君事雖愛師之至不得不以禮制情若必欲服喪則於勢有所不行况後世君喪尚皆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而獨厚邪

禮記所記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如灑掃應對之習小學也仁義禮樂之教大學也升降揖遜之數禮文也恭敬撙節之宜禮意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豈可以爲盡非先王之禮經哉自迂腐之儒雜以邪說而正義始不明耳姑以檀弓明之如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于蒼梧之野之類皆妄傳者也又謂合葬非古也易墓非古也若以爲古無此事則可以不合不易爲古禮則不可此皆好怪誕者之言矣足以爲經據哉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當裁之以吾心之節文而已

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以其母合葬于防以合葬觀之則孔子之母未嘗見出於父者也而家語後序乃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出妻是叔梁紇之妻已出惡得以合葬耶據檀弓言則孔子子思皆嘗出妻而不及叔梁紇伯魚與序說不合又孔子以伯魚哭母爲甚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而以道汚則從而汚爲說皆非聖賢之教也然則三出妻之事其亦不足深信者乎

檀弓重主道也陳澔註謂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埋之

此說非矣蓋作主在卒哭不在虞時也左氏傳云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
而竪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葬
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
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乎
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別豈非
在卒哭時哉蓋自公羊傳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
說而承其誤是以旣葬反虞之時先作虞主而期年
練祭之後又作練主也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
豈待練而後作哉蓋主因祔作虞時有重不必別作

主也而奚有桑主之名哉詳見春秋私考文公二年

下

王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班爵祿之制剽竊孟子爲說雖文或小異然大義則猶未失也其後所言畿內畿外封國多寡之說則不經矣詳見讀禮疑圖

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書中間多有先王遺制其必夏時所行之政令歟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者爲明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日舜

南面而立維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明堂豈有分向四方而按季各居一方之理且如總章北向而冬月居之何以當寒風之凜冽乎至齊宣王時猶有明堂在其地豈得亦無四時之制乎此蓋周之盛時巡狩之遺址也故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亦因巡狩所至之方祭其帝而配以文王也意亦文王爲西伯時所統之地以其有功德而特配之耳不然則郊天既以后稷配矣而又何必別起明堂之祭以配文王邪此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設京師與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面者哉

文王世子稱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記年則稱武王年四十五金仁山辯九十三之說有不通處而止以竹書爲據今亦無以考其必然但觀中庸云武王末受命而詩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信已老而竹書之說亦不足據但未必其爲九十三年耳孟子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時周公已攝政如堯老而舜攝也如此則至武王喪畢而止爾明堂位乃言周公攝政自成王始又成王元年伯禽即受封時成王當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假使有之亦在武王未崩之前必不在成王即位之後也況其年

周公即避東都則其攝政亦不待武王喪畢而止矣及考家語言成王十三歲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始生成王而成王之弟又有應晉邘韓生於其後恐無此理至謂其既葬而冠孔子論之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竊謂天子未冠而立此皆聽於攝政大臣之時也至其長也自宜知成人之道豈有既立而可不行冠禮者哉但其禮或別有節耳大抵漢儒附會之言非出於聖賢經傳者皆不足信也

禮運以大道爲公大道既隱爲說甚當本亦古今異宜

但以為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蓋老莊虛無之
餘見耳檀弓載原壤母死而歌亦此類也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本拘儒之說
春秋哀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豈與記禮者同
出一傳邪夫古制簡畧故社達天陽後世社稷之禮
儀文漸備則社宜有屋以蔽風雨不然則疾風暴雨
之時何以行禮邪殷社之不廢則以之為亡國之戒
可也而何必特為之屋乎
明堂位之說妄謬尤甚古者立不中門出入止由闑之
左右門內止有東西二階並無中階此云三階非古

制矣至謂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配周公於太廟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也又曰夏礿秋嘗冬烝春社春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其下又言天子之政天子之廟飾皆悖理不經之事豈魯之迂儒欲夸其國之盛美而為此說邪然附會者亦多矣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一語則似崇德報功厚意程子猶以為非

況其僭亂之甚者乎此可見禮記之不足盡信也樂記能發精藴甚多但漢儒之所集合亦頗繁碎耳雜記載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有司官陳器皿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云不能從者謂不能從夫人以共事蓋不斥言夫人之罪也并其嫁時所賫器皿而還之此皆學道也夫婦人倫之本恩義皆篤故必正身脩德刑于寡妻苟有小過則教誨之使歸於善必閨門雍睦乃爲順道若謂古之人如孔子思亦皆出妻必其所不得已耳然當其出時尚存忠厚如對姑

叱狗藜羹不熟此小過也而乃以之被出必其別有大惡不欲顯言姑假此以為辭耳蓋絕交不出惡聲出妻令其可嫁雖以義斷而猶不失恩也此與雜記義同家語載婦有七出之條中間亦有不係大惡如無子惡疾云者得無古人亦或假此出妻而漢儒因附著其說歟然七出之條亦不能盡且如其妻傲很忿爭肆無忌憚任情所為不可教誨又安得不出邪若三不去之說則誠忠厚之道也雖有大過亦當委曲處之使無失所豈可自處其薄哉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妻之去留又不可以執一論也

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盡當祧而受命爲天子與始封爲諸侯者則爲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爲獨尊太祖而下皆爲君者不論世之遠近皆歲一合食於太祖之廟非爲君者不得與焉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世代遼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者審諦之義

蓋審其功德也自太祖以下親盡當祧而有功德者則為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祀之所以貴貴也禮家妄生意義以親廟為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而不知親親之恩止於高曾祖考而無分於貴賤以祫為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而不知祫祭尊序為君之次而私親不可混於君禘為禘其祖所自出之帝而不知其為審諦功德此其所以窒礙而不通也詳見廟制考義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

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地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也故凡大祭天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春秋魯郊無望祭義報天兼日月即此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祭帝于圜丘夏日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

爲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宜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則以大社在周正建午之月因以夏祭爲祭地而並列於天耳殊不知天地有分祭有合祭合祭則總於歲首分祭則地與日月之類因其月而行之禮各有所宜也別有郊祀議詳著其說

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自其閉藏而言則曰門自其開通而言則曰戶中霤者汚下之地流水之所鍾也此五者不惟大夫有之民家亦不能無也但大夫則得以時分祭庶人不能則但以庶人所

得爲之禮歲一合祀可也人本於天地亦豈可不報雖不敢專祭而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以其得爲之禮歲一合祭亦何傷乎

儒行之言多所夸大或以爲不出於孔子竊意時君有輕儒之心而以此爲說亦未爲過但語多敷衍未必皆孔子之言則或戰國豪士所附會耳

婚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以親迎爲重事而壻拜迎於門外入而升堂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如此則授受明而得以正始矣然春秋時諸侯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

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其境或迎之於所館壻不能親至婦家則父母兄弟蓋有越境而送其女者但與壻親相授受亦不失其爲親迎矣此又禮之節也可以補婚禮之所不備焉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四面之坐象四時以賓介當西北西南嚴凝之氣以主僎當東南東北溫厚之氣以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洗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又以賓主所鄉所居之東南西北取義於春夏秋冬皆迂儒拘執之論也燕飲之禮

豈在於此哉

射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中間附入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公罔之裘序點辭人退去之言則似禮家夸大之辭而非孔門與人為善之意也夫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既為其國所容豈復可深絕哉為人後者謂從人猶言人後也註家解為求為死者之後則益迂僻矣其餘則皆格言也

射禮之制起於射獵夫禽獸君子所不忍殺矢人君子所不忍為然而聖人之教亦不廢焉則以天下之人率射獵以為生得禽獸以為食民俗已成莫之能禁

於是因人情而為之節內則使之奉先養老射則使之正德飭容因以養其良心焉此不得已之權教也夫豈強立之禮哉射禮立而選士授官皆在於此則射之為教亦大矣此射禮之所由而射義未之及也故附論之

朝者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聘者天子所以懷諸侯也諸侯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皆衰世之僭禮也觀春秋時諸侯相朝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無報朝者相聘皆大國聘小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之朝聘鄰國皆但言如可

以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爲非禮雖王制所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聘亦禮之所不得爲也然則聘禮所載其衰世諸侯之制歟但外國往來弔慶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

越禾[illegible]撰次
吳[illegible]訂正

聖賢一

孔子

附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從一體上造極孔子從具體上造極

家語載孔子事俱是漢儒摭拾戰國以後迂談而附會之者也中間多有因四書之言而發揮之如後世作義然者故論語言子桑伯子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則附爲伯子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於牛馬之說

言子賤嘗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附為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說言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則附爲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之說言直哉史魚則附爲至死猶以尸諫之說又有虛誇之辭如數言而却萊兵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又有過高之辭如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之類又有貴霸之辭如以狩實爲吉祥惟霸者爲能獲焉之類又有尚奇之辭如知商羊爲水祥惟齊有備不敗之類其餘則雜出於禮記左傳遷史而胥湊成書不可以為孔氏遺書而盡信之也然時有格言姑取節焉可也

若必欲據此以證孔子行事之實則失之遠矣
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先儒以爲語事功也所謂事功
者推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也夫聖之所以爲聖以
德言耳事功奚足論哉即論事功則堯舜之治天下
平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精一執中之傳已足以開心
學固不待夫子刪述六經而後始爲功也况孟子欲
學孔子之意乃爲時中之德故言自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而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言不過引以爲證耳
然則賢於堯舜云者豈不主德言邪但以德言則堯
舜之德萬世莫加焉而孔子之賢何以過之蓋學無

終窮自其精於庶物者言之則後聖或有前聖所未及也就以堯舜言之堯之德蕩蕩如天故孔子以大哉稱之而於天下之事固若未能一一皆知也至舜起於側微練於庶事故立法制盡民情而君道始立故以君哉稱之舜之德重華協帝與堯同大者也而其練事則視堯爲精雖謂之舜賢於堯可也況孔子生當周末其民情之變偽與古又大相遠而以少賤備嘗險阻鄙事無所不能練事又益精矣使當堯舜時則其智慮必有濟二聖之所不及者安得不謂之賢於堯舜乎然堯舜純一不已善與人同其爲德之

大固自若也孟子明謂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不至阿其所好則以其言為必可信也而可不求其精義之所在乎

史記謂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所謂三千者已無所考意亦臆度之言耳至謂七十二人為身通六藝則以多能律孔門之士也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聖人闇然下學不求人知非果知聖人之學雖門人亦必有不心服者故孟子特舉七十人以為言蓋七十人皆心服者也七十人之外苟尚有服者則所計

人數必不止於此矣故言七十人當以服孔子之說爲正若以身通六藝爲信然則人將求學於文藝矣豈君子不貴多能之教哉

君子周流四方授徒講學此前古所無之事蓋與世尊以四大因緣出世而遊方普度者意同但孔子則合乎時中爾夫成己成物之學欲人同歸於善千聖無二心也舜之側微與人爲善而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洙泗以此學化導人乎惟父母頑嚚事多責備耕田以供子職猶不得其懽心固不可舍之以遨遊也伊尹以先覺自任豈不欲覺斯民哉而其

微時成湯已作所以救夏桀之亂者未盡無人則但耕於有莘如伯夷太公之歸文王而就養也亦可樂道以待時矣傳說之築傅巖也獨行其道則當賢聖之君六七作之際此學尚明雖不汲汲焉可也若夫春秋之時天下無一人知學者孔子憫世之亂安忍坐視邪故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之楚席不暇煖苟得君而事之則可以興周道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其心何心哉所至之國不論賢愚之類皆有教焉欲使斯道之傳不絕於天下雖興道致治之功不能自試尚將有待於人此至公無我之心也聖人

之志豈止於授徒講學而已哉孟子游事魯宋齊梁滕薛諸國是亦孔子家法也要之其時當然其心不得不然也

孔子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德也然當其身知者亦鮮故與季路言知德者鮮與子貢言莫我知也夫蓋非成德達材之士列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不足以知之況遭權臣叔孫武叔之毀尚非有定力者安保其不畔去邪故孔子嘆從我於陳蔡者之皆不及門以見當厄而不忍棄去者之爲難也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則以德行稱宰我子貢則以言語

稱冉有季路則以政事稱子游子夏則以文學稱其人果豈易得哉至於孔子既沒七十子皆喪淆於戰國功利之中則知者抑又鮮矣苟非孟子發明聖智大成之說孰知孔子之聖自古所未有而其所以為聖則又不過盡其性分之常而不為已甚者邪

孔門諸賢有因材質所近而成材者子夏子游子張是也有因德性渾全而成德者冉牛閔子顏淵是也成材者得聖人之一體成德者具聖人之全體得一體者曰有見其文章有可觀也具全體者曰微見其聲色之不大也一體者未可以語德之全而具體者未

可以語大之化其差等則然矣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則從一體上造極而爲一偏之聖孔子則從其體上造極而爲時中之聖是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其有差等亦各因其資禀之高下耳然聖人之學誠一不已中和之致日新又新既造聖域豈肯自謂工夫已至而不求躋於天道哉故限於所成者氣之殊也勉於所進者志之帥也使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與天道脗合邪

孔門諸賢

曾子　子思　子游　子夏　子張

子貢　冉牛　閔子　顔淵　有若

子路　宰我　樊遲

曾子之學在大學子思之學在中庸蓋其平日所受於父師之教恐其失傳而作然亦止是造道之言耳曾子雖聞一貫欲觀其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言則猶似物我相形及避越寇而有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之言則亦有所意必也子思與魯繆公論友而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於其餽鼎肉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其言亦大露圭角以曾子比之則曾子氣象似覺稍優然與

顔淵從容氣象不同亦可見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處有所不足也此孔子稱門弟子好學所以獨舉顔淵也歟

子游子夏素稱文學之名子張常有威儀之辟此其初本務外者也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學始就實如子夏論詩而知禮後子游論喪而主致哀子張聞忠信篤敬而能書紳其學固已近裏矣至以切問近思言仁學道愛人言治與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言士此又足以見其所成皆實行也孟子謂其有聖人之一體其以此歟然於聖人之藴必不能如

有若之識其深也故夫子沒而三子者皆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事之此雖其讓退自知不足之心但有若之似聖人者言語也而聖人之實德不當於言語求之故曾子以為不可然則三子以其平日所親炙於夫子者而深造之則聖人之實地也而有若之所發揮不過虛見而已亦奚益於得邪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亦惟實踐而已

孟子謂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朱子註善言德行為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是未知德行者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則德行是不尚言者也若善為說辭者則謂其言親切而有味可也但未必其身有之否耳孔門以言語名科惟宰我子貢此亦止自從陳蔡者言也其外言語似聖人者則有有若亦惟此三人而已故孟子又言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者深曲之地蓋能知聖人之深曲者也如此則聖人之精緼足以發之即所謂言之親切而有味者也雖後世善講聖人之學者未必能過焉而又許其不阿所好則其言信而足徵矣然三子之所就止於言語之科孟子許子貢以善為說辭乃其沒後之言則

乎昔所聞於夫子之一貫固未能盡得也及夫子殁
而築室於塲獨居三年工夫亦可謂近裏矣而所成
就止於如此況宰我有若又未可與語一貫者乎大
抵文辭太著則含蓄不深此其所以不及冉牛閔子
顏淵之成德歟今之學者知宗孔顏精一之傳而於
宰我子貢有若有弗屑焉志不可謂不大也竊謂宰
我子貢有若所講聖人之汙亦孔顏之正宗而卒不
得與顏淵同科此可見宣言之易而克巳之難也默
而成之非實用衣錦闇然之功者不能也觀乎宰我
子貢有若之所就亦可以自省矣

宰我子貢有若雖皆善於言語而德行不及顏淵然其篤志力行事皆誠實苟有詐心則其所耻故仲尼之徒五尺童子羞稱五覇非虛語也充是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有所不為其為言語豈大言以欺人者哉由今之學者觀之則又當有愧矣

子張初見孔子時本務外為名之士故有干祿問行之學孔子謂師為過而曾子謂其堂堂難與為仁則其人可見矣當其時孔子告之皆言行切實之事其問政也又告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則亦皆使反求於心也至其問仁則告之以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

於天下似與平時鍼砭之言大不侔矣葢孔門羣賢之頴悟無如顔淵子貢而二子之氣象亦大皆以澤及天下然後可以爲仁而孔子則皆使求之於己如顔子志在天下歸仁也則告之以爲仁由己子貢志在博施濟衆也則告之以能近取譬何嘗使求仁於遠哉而於子張則使行五者於天下五者皆仁之施也宜非所以告求仁者得非以子張自書紳以後用力於崇德辨惑漸能務實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之言大非前日之見則固巳有聖人之一體矣而其才氣又足任重其時必巳從政故

遂擴充其量歟此亦可見聖人教不躐等也

孔門諸賢能勇於爲義者惟子路聞善必行他人所不及也然不得廁於狂者之列蓋子路氣質用事志在事功雖聞夫子之教而於禮尚未能甲狂者則性情用事志在德行雖有簡畧之時而胸懷悠然從容自得比之粗暎者大相遠矣孰謂狂爲放縱無檢哉

孔子與曾點非爲意見有可取也觀其鏗爾舍瑟之時是何等從容氣象至於浴沂風雩之言亦是道其真意所在盖志存爲己而無外慕也狂者之實地如此而可以放縱無檢言乎

樊遲之學最爲切己其初問仁知時必有急效媚神之病故孔子以先難後獲務義遠神告之葢於一節上救其病也既而從遊舞雩乃問崇德則德欲進矣孔子告以先事後得亦先難後獲之意也而脩慝辨惑亦皆欲去病根之切問第以其尚有憤世嫉邪之心病之所重在此故以治己懲忿之事告之亦治一節之藥也觀其人雖君近於粗鄙而存心之正安可少邪及再問仁則以先難後獲爲無所下手如頽淵之請問其目也故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言愈加密矣胡氏謂樊遲問仁此

最先先難次之則於教人先後之序似有不宜焉故恭敬忠所以擇善也雖之夷狄不可棄所以固執也而學始有實地矣自是樊遲用心於內學能自成則有隱居求志獨善其身之意故請學稼圃蓋欲謝世事而樂田園豈若鄙俗求田問舍者之識趣卑陋哉孔子以其學可大成者故又啓之以禮義信化民成俗之事使知大人之學不當安於小成而已樊遲聞此又進一格以禮義信之外尚有仁知未盡故又以為問而孔子則以愛人知人且以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道告之亦以治化言也夫論學而及於治化此

惟成德者可以語之不然則聖人之教亦躐等矣故
樊遲之所成皆切己之實學也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學術

聖賢士類等第

論語言聖人之下有君子君子之下有善人善人之下有有恒蓋亦不可得而思其次之意也聖人者德盛仁熟大而能化者也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君子斯可矣君子者德行渾成光輝外見雖未至於聖人已非具小才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善人斯可矣善

人者德性用事好是懿德雖未至於君子已非踐成迹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者本人恒有之心而言人之恒心即天地常久之道也執德有常久能不變以充其善則雖君子聖人亦由此進故有恒之心即善根之所以爲主也但爲氣禀所拘不能發達必須以古人成法漸開明之然後其善能自爲主而無執滯也作聖之基實在於此有恒之人豈易得乎

子貢問士累及其次而孔子告之因有三等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德全而才足以有爲即所謂

君子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德性用事而孝弟乎人即所謂善人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謹守繩墨不易其心即所謂有恒者也觀孔子有取於有恒則言行硜硜之士特以其規模狹小而謂之小人耳由此而充之則久於其道可以天下化成而豈限之止於小人者哉

孟子言可欲之善是善人自有諸己之信至充實光輝之大是君子大而化之之聖是聖人

人品誠僞高下等第

學皆本於仁義仁義性之德也聖人能盡其性渾然成

德則大本立矣仁義在中自然流出則爲發而中節之和故孟子論舜曰由仁義行其次仁義未能渾然而力行以至之則謂之行仁義行仁義亦是立大本以行達道隱然入於德性之微不在事之顯處做出一仁義也由仁義行安行也如孔門所謂一貫行仁義利行也如孔門所謂忠恕忠恕離事不得只在事上提醒此心求其歸一而已求一者求忠於恕已是大本上用功特未能如一貫之合一尚涉於隨事起念耳隨事起念則有間斷其工夫不免於強恕然皆德性爲主本體之實功也強恕而行使事事皆順理合

宜謂之集義集義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行不合宜
心必不慊此則羞惡之心不從外得便是仁也故曰
求仁莫近焉此與義襲者不同襲是揜襲之襲衣之
自外加上者非掩襲之謂也蓋以仁義爲美於事上
着意做出一仁義此則在聲色上可聞可見處用功
多着一層意思在內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者也第
其用心止於有着雖非眞體流行未免於助長之病
亦是於事上實做自己仁義故硜硜小人言必信行
必果亦義襲者也尚未有作僞之心猶得爲士謂其
德性稍有開明一變可以至義也苟有作僞之心則

謂之假覇者之假仁義是也竊其名以終身不自知其非眞有則習於變詐之巧無所用其羞惡之心其功雖高孔門所不道也下此則鄉愿矣鄉愿之爲人是何等謹厚但其忠信廉潔非其徳性中仁義所爲皆在見聞處文著似是而非者也其同流合汚能使衆皆悅之亦畧有驩虞之效至於自以爲是則亦不自知其非眞有矣然覇者猶能屈己下賢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毀譽不能動其心鄉愿則避忌浮言彌縫甚密惟恐其忤俗而招尤也如聖賢任道當世所譏而鄉愿則過孔子之門而不入於狂狷則皆有以誑

之此又覇者之所不屑為也其品豈不尤下哉鄉愿亦
似義襲但比之硜硜小人則硜硜者務實而鄉愿純
爲名耳自義襲以至鄉愿皆足爲害義襲者撼動本
根遏絕生意害其德性流行之體者也若覇者着一
假字則以欺詐壞心術不但如義襲之害而已至於
鄉愿則又加遮飾不化手段其自欺處皆能掩藏使
人不可得而見也同一假也第覇者之假屬陽事猶
顯明而鄉愿之假屬陰情皆隱晦故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無所往而不稱爲愿人德而如是何有一毫濟
人利物之心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其害德豈不

甚大哉故孔子深惡之而曰鄉愿德之賊也自非聖人豈易知鄉愿之學術哉下此則為小人而無忌憚若儀秦者矣其初起於一念利己爭攘錐刀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其究至於亂天下禍蒼生其罪可勝誅哉

孔子以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思其次蓋欲人任傳道之責也中行者工夫已能上達一貫成德在中能立天下之大本幾於入聖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者是也其次則為狂狂者有聖人之志嘐嘐然必稱古人蓋其天資高邁淡於世情胸次超然無所粘帶

特以工夫疎畧小節容有不矜故謂之行不掩焉豈任情縱肆而不恤人言者哉書云惟聖罔念作狂只爲其念頭上不能兢兢業業耳若克念則即作聖矣狂者人品甚高亞於中行如琴張曾晳牧皮者是也其次則爲狷狷者其心知耻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如子游子夏原憲是也此與狂者皆負有任道之心故孔子思之謂其可以進於中行也夫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心學中之爲德亦曰仁義而已矣狂狷之於仁義雖未能合德然所學却是求至於中以復仁義之本體也若拘於繩墨有所正助不

能虛心以應天下之感則為義襲陸象山謂朱子之學是義襲而取則雖大儒亦有蹈義襲之失而不知者不可謂義襲盡皆凡品也義襲只是一箇執着便遏天命流行之體害其心之生意矣若鄉愿則閉藏一點偽心其實直不得同於執一也人多謂鄉愿老實要好其謙厚謹愨亦出本心故謂之愿人殊不知其獨知處未必皆善至其要人道好避人議評只是隨世浮沉如不入孔子之門指議狂狷之短義所未合必有不自安者而皆將就隱忍以自取容即是自欺自欺即是作偽也但不顯然自露其偽故人不易

覺耳此豈直道而行者哉鄉愿病痛全是一掩故曰
奄然異於狂者之不掩矣

狂士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聖人之教何分於狂狷哉但進道
莫如狂以其有聖人之志也故孔子在陳獨思魯之
狂士魯之狂士在父母之邦素所教育者也但以其
志大而畧於細微故謂狂爲簡而欲裁之使之君敬
也君敬然後能克念作聖耳孔子周流四方至於陳
而道窮狂士之思其憂世之意深矣

孟子願學孔子而言必稱堯舜以爲人皆可學是爲學

當有希聖之志也故狂者每事必稱古人雖行或有所不掩而孔子思之亦以其志在希聖也若所謂行不掩焉者則因志大言大不拘小節其工夫常有忽畧時耳故謂狂爲簡非謂流蕩而放於禮法之外也孔子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蓋已分別蕩之非狂矣至其欲裁狂簡正惟以其肆爲過也而况於蕩乎世之論者或謂原壤母死而歌子桑户不衣冠而處爲能擺脫世情無所係累其人品甚高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此蓋莊列不拘禮法之遺見耳然則諸家所載子桑户死琴張臨喪而歌季武子死曾晳倚

門而歌二事蓋亦欲廢禮法者之誕說也而豈孔門之所謂狂哉故學爲狂者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可苟無此志而徒以不拘檢爲心無係累則空談適天下而先王之禮法廢棄盡矣况狂則易於蕩是又不若狷者之學有依據也故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亦孔子不孫寧固之意焉但欲引人入苙則姑開其自新勿先縲縛可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學必引而自高若謂聖人恐人不親賢人恐道不尊而必欲如此則不可但其氣象亦自有不同處如孔子言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非降而自卑乎孟子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非引而自高乎蓋孔子旣聖不自知其聖故歉然若不足孟子有求爲聖人之志惟恐不及焉況當戰國之世士風衰靡語及聖人則不敢當也故直以聖人自任然非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是大言欺人其心豈不怍哉故恥躬不逮則言有不輕出者矣至其遇人必道性善而謂人皆可爲堯舜其言亦非若登天不可幾及也蓋以一爲要焉所謂吾道一而已矣有爲者亦若是所重在爲也苟

非其人而繫以聖道之高妙者語之則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矣自炫其能亦可耻焉孔門弟子惟狂者嘐嘐大言每事必稱古人此固頗有希聖之志也但顔冉惟於爲仁工夫請事斯語其學務實故德日高明而不見其言之爲大必亦親炙聖人而習於禮之甲者耶若孟子才高則必由狂者之宗而進於中行者矣雖英氣不免於發露然不從實地必無以入德學者勿徒以希高爲狂可也

王覇之辨

王覇本天子方伯之別名自其爲天下君而言則曰王

自其爲諸侯長而言則曰霸蓋王霸之本名也禮記祭義謂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此戰國時經生之言也則世儒固皆以王爲天子霸爲諸侯矣司馬公王霸之說亦本此意惟孟子獨以心術之誠僞論王霸蓋以德行仁誠也以力假仁僞也誠則人心必歸而王業日興雖爲諸侯之長而所行者王道則人皆懷德其服爲恩是亦王而已矣僞則人心必散而王業日隳雖爲天下之君而所行者霸道則人皆畏威其服爲勢是亦霸而已矣王霸之所以分惟在人之心服與否而人之心

服與否亦惟在所感之誠偽耳三代盛時王者固行王道而霸者所行亦奉王道故不以霸爲異術也及其衰也五霸迭興皆以詐力而不復知有王道矣故慕其名者樂道其事必以五霸功業爲一時之盛而不知其事固孔門所羞稱故孟子特本其心術之微而斷以假之一字見其不足以服人心也此與湯文之爲方伯而王業興者不可同日語矣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似亦畧聞孔門之遺論而其他所言不免於駁亦豈爲知王霸之眞哉

成湯文王之爲方伯以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也使其

行一不義必不肯為故其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然不蹈挾威震主之罪若五霸則蔑天子而專征矣亦緣其時王室衰微乾綱不振苟請於天子則必為藉外權受私賂者所沮欲行大義而不得耳孟子曰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此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以天吏伐國則又不在敵國之列矣

周室衰微諸侯放恣至於莊僖亂益滋矣臣子弑君父夷狄侵中國天子莫能正方伯莫能討齊桓公獨起而振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民受其賜此亦扶世之大功也但無王命專征而以力服人此孔門所不

道耳使其請命勢必不行亦其所不得已也然所伏者大義所救者生民所行者文武之法雖其專也猶愈於亂此孔子所以不得已而取桓文也歟

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覇者之事也若王者遇王室流離顚沛之時亦必圖所以奉天子而翼相之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若天子爲奸臣所制得以號令天下而生民蒙禍焉則王者亦必舉勤王靖難之義雖除君側之惡而不以爲嫌也其要歸於非富天下而已苟無忠君愛國之實德則亦不免爲專横矣此趙鞅之以地正國所以爲逆亂也歟

君子小人之辨

君子小人之辨與王霸大畧相同夫大人與天地萬物同體而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德也故謂之君子其在凡民能成一節之善僅足以自守其身者則民德也謂之小人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古者用人位必稱德君子則居大位小人則居小位故君子小人常以位言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世之衰也則有以君子而居小人之位者然其澤與君子同德則謂之君子之澤小人之澤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不可以澤

言矣然小人之心惟知自利私其身而不能公於天下則與君子遂有公私之別而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如晝夜之相反矣蓋小人之異於君子者雖起於一念之私然從風易使小人之順道也但徇私而不逆則逆天理併其所謂民德而亡之以之列於凡民且不可况可吞君子之位乎此亦猶王霸本以天子方伯而得名其後則以誠僞分心術矣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終